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研究

肖希明 石庆功

摘 要 图书馆学教育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整合力和文化辐射力,图书馆学教育与这五个要素关联密切。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学教育在这五个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但也存在诸如学科价值认同出现偏差、专业吸引力不强、学科创新力和整合力较为薄弱、学科影响力有限等问题。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要通过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理想、使命、职业精神教育,增强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通过扩大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质量,推动图书馆学知识创新成果的社会应用,加强对图书馆学科和学科教育的宣传,提高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通过知识原始创新、研究方法创新、话语体系创新等途径,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创新力;通过促进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学科群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学科整合力;通过利用各种对外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讲好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故事”,扩大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图1。参考文献30。

关键词 文化强国 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软实力 文化自信

分类号 G250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XIAO Ximing, SHI Qinggong

ABSTRACT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S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components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LSE, the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L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ists of five elements: cultural cohesion, cultural attrac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radiation. LSE has profoundly embodied its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se five dimensions 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cohesio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LSE has deviated from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the functions,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of libraries, librarianship, and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attraction,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ocial attention to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there are fewer original results in LSE.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LSE also lacks the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radiation,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LSE is still relatively limited.

通信作者:石庆功,Email:Freesqg@163.com,ORCID:0000-0002-8113-016X(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SHI Qinggong,Email:Freesqg@163.com,ORCID:0000-0002-8113-016X)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LSE have been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Firstly, China's LSE should enhance cultural cohes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missions, and professionalism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its connotation. Secondly, the cultural attraction of China's LSE can be continuously fostered by expanding the training scale of library professional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SE,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LSE. Thirdly,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of China's LSE should be improved via the creation of original knowledge, research method, and discourse systems. Fourthly, LSE in China can strengthen cultural integration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outside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s LSE tells the Chinese story with various platforms of foreign exchanges to enhance cultural radiation. 1 fig. 30 refs.

KEY WORDS

Culturally advanced China.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confidence.

0 引言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她从当初一株幼小的树苗,长成了今天的参天大树,成为当今社会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图书馆学领域,图书馆学教育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多层次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已然形成,对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图书馆业界、学界对图书馆学教育也越发关注。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宏观层面上,有对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程、图书馆学教育未来发展与改革的研究;微观层面上,有关于图书馆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核心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从图书馆学教育本身出发,难免存在视野和深度上的局限。如果能从新的视角来研究图书馆学教育,或许能使人们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本质、功能、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方向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图书馆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本身也是广义文化的一部分,图书馆学教育无疑是一种文化现象。图书馆肩负着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使命^[1]。图书馆学教育则承担着为图书馆及相关文化行业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职能。因此,图书馆学教育不仅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通过人才培养向社会输出知识,为社会文化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伟大战略中,图书馆学教育同样肩负着重要而神圣的使命。因此,本文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来论述图书馆学教育的作用,分析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现状,探讨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1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内涵与构成要素

1.1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阐述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1990年,约瑟夫·奈将软实力界定为“区别于经济、军事等有形力量的硬实力以外的国家力量。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也是硬实力的动力”^[2]。之后,他对软实力作出进一步阐释,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

的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软实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文化是软实力的最重要资源”^[3]。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国际政界的关注,随即影响到学术界。1993年,王沪宁的论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开中国学界研究软实力之先河,并直接明确“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4]。自此,中国学界将软实力放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研究,形成了“文化软实力”这一中国独创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创新话语。

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持续探讨,但并未达成一致共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西方语境下的文化软实力范畴,追求的是以本国文化的独占性来否定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本质上是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地位的需要而阐述的理论,被资产阶级所接受并付诸实施。它更多着眼于西方世界的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对全世界进行“控制”,以获得他们的最大利益,其本质属于西方霸权主义的隐性存在。中国语境下较为代表性的文化软实力概念表述为:一个国家通过该国文化的国际社会认同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或影响力,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其作用相对而言比较柔和缓慢,其结果常常是无形的、潜在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

从文化在整个软实力系统以及国家实力系统中的地位来看,文化软实力从总体上反映着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着综合国力中物质实力的形成与发展,是物质实力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6]。同时,文化软实力也广泛地影响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文化自信、文化安全、国家形象、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军事硬实力等^[7]。因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一直是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1.2 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文化软实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界从发展

科学、经济、政治、公民、伦理、教育等角度探讨形成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包括“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与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联系”,“重视中国传统问题”,“关注全球化背景,注意吸收国外经验”以及“注意文化软实力理论研究的中国化”等^[8]。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国内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贾磊磊认为文化软实力由五个领域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国家的政策法规与质量体系、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产品^[9];孙波认为文化整体上划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主要指科技文化)三大类别,而文化软实力则体现为上述三大类别文化的生产力^[10];贾旭东以价值观为逻辑起点,认为一切体现或表现价值观的要素都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11]。目前,在学界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基于“文化认同——文化影响”逻辑的阐释,认为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包括:激励本民族形成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凝聚力,本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推动国家发展、追求领先的文化创新力,将文化要素整合以充分发挥其效能的文化整合力,形成向世界正确表达本国意图的文化辐射力。这五种要素互相依存、相辅相成,其中,文化凝聚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核要素,文化吸引力是基础要素,文化创新力是倍增要素,文化整合力是结构要素或集成要素,文化辐射力是功能要素^[12]。

笔者认为,对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较好地融合了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揭示了各种构成要素的关系,体现了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

2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教育属于广义的文化。由于图书馆学教育承担着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从而传承、传播和创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因而它也是国家文化事业

的一部分。教育和文化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因此,图书馆学教育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本文从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

素出发,分析图书馆学教育是如何体现文化软实力的,并拟定了一个探讨图书馆学教育文化软实力的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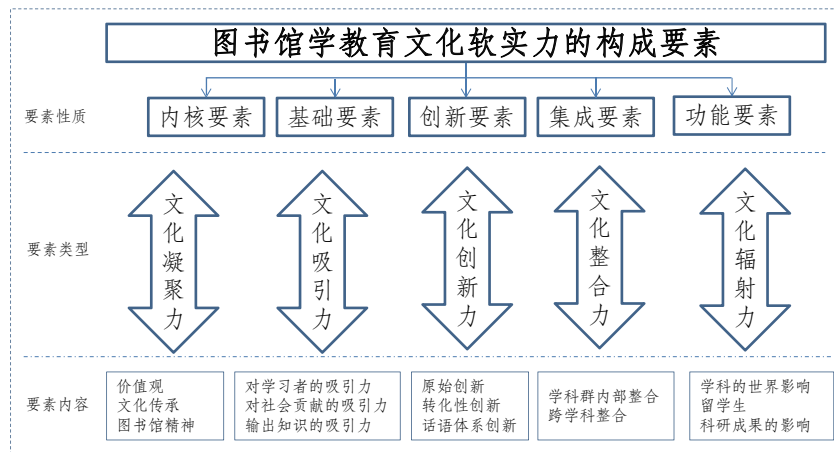


图1 图书馆学教育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

2.1 文化凝聚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凝聚力指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某文化体系对其文化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统摄力、吸引力、感召力,这种力量促使文化共同体成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自觉维护其文化共同体的利益,文化凝聚力也被称为“凝结民族之魂的亲合力”^[13],是文化软实力中的内核要素。

图书馆学教育无疑也需要有一种文化凝聚力,主要体现为从事和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共同体”对图书馆学教育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1938至1945年,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办学期间,在极其简陋的校园墙壁上写着两条醒目的标语:“中国图书馆使命全靠我们的力量完成”,“中国图书馆事业要在我们的时代成功”^[14]。这是文华图专师生在头顶飞着敌机和炸弹,“进餐于露天之下,讲授于卧房之间”的极端艰难办学环境中喊出来的口号,这就是当年的图书馆学教育具有的文化凝聚力。它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的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为了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目标,它可以战胜千难万险,矢志不渝。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经百年风雨,薪火不灭,弦歌不辍,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靠的就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困难,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仍然需要这种文化凝聚力,需要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共同体”的凝心聚力,以发展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信念,续写图书馆学教育的新篇章。

2.2 文化吸引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吸引力,是指由于文化的独特性、先进性而形成的鲜明特色和魅力,从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一个国家来说,文化吸引力会增强国民的向心力,增加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文化吸引力更多地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另外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亲切感、接受度。文化吸引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要素。

对一个学科或专业来说,同样有文化的吸引力问题。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一是对学习者的吸引力,二是培养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所带来的吸引力,三是教育机构向社会输出的知识所具有的吸引力。

对学习者的文化吸引力与文化凝聚力有某些共同点,但也有区别。文化凝聚力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基于共同信念而形成的精神力量,文化吸引力则是一种文化由于自身的魅力而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喜爱。早年的图书馆学教育总结的知识查询、获取和读书治学的方法曾惠及历代学人,而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所传授的诸如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等专业知识,已成为学习者赖以服务社会 and 实现人生价值的“本钱”。这些正是图书馆学教育对学习者的文化吸引力。

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所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是一种文化吸引力。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规模不大,但文华图专培养的人才如裘开明、严文郁、钱亚新、桂质柏、皮高品等,金陵大学培养的钱存训、袁涌进等,都在图书馆界或其他相关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而蜚声海内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部分成为图书馆业界翘楚、学界精英,也有部分在商界、政界及其他行业领域成为佼佼者,从而吸引了社会的注意。

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还来自教育机构的科研成果和输出的知识。许多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同时也是科研机构,它们跟踪图书馆学、信息管理科学前沿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结合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出不少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知识成果,如将“信息检索”课程推向社会,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研究如何防控“信息疫情”,识别虚假信息,等等,大大增强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

2.3 文化创新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创新力即文化创新的活力,既包括文化知识的原创能力,也包括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的本土化创新能力,还包括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即话语体系的创新能力。任何一种文化,只有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不断

创造出新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才能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因此,文化创新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倍增要素。

知识的原创性一般是指来自本源,源于实践,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技术。中国图书馆学知识体系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如南宋程俱关于图书馆“资政”和“育人”功能的理论,西汉刘向、刘歆和南宋郑樵等关于图书分类的理论与方法,郑樵的“求书八法”,清代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等,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图书馆学知识。当代图书馆学中,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的要素说、矛盾说、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发展理论,知识信息组织理论中的情报检索语言研究,藏书理论中的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等,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创性理论。

对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来说,文化创新更多的是体现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的本土化创新。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传自西方,因此,对外来图书馆学知识、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和方法的本土化改造,一直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努力的目标。以图书馆学教育为例,文华图专创办初期确实是仿效了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但经过几年摸索,文华图专就建立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其中既有西方图书馆学的分类、编目、参考等“专门学识”课程,也有中国目录学、中文参考书举要、中文书籍编目学、中文书籍分类学和中国图书馆史略等课程。这一课程体系既保证了学生掌握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又结合了中国实际,无疑是图书馆学教育文化的创新。而在当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这种创新就更加屡见不鲜了。在教育制度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成人教育制度、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制度的建立,在教育内容方面,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程、信息组织课程、信息资源建设课程等,都是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新的产物。

话语体系的创新也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内

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学原来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描述、解释和反映当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活动内容,因此,创新话语体系成为图书馆学领域文化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话语体系创新要求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能够不断提出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新的理论命题或理论判断。如在图书馆学领域中提出“图书馆事业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社会重大需求”“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图书馆之城”“全民阅读”,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提出“宽口径培养复合型人才”“图书馆学教育融入新文科建设”,等等,都是具有创新性的专业话语。

2.4 文化整合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整合力是指各种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相互吸收、融化与调和,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任何文化的发展要保持它的生机与活力,都需要对已经失去时效的文化要素进行扬弃,同时又要不断融入符合时代价值的新文化或异域文化因素,而上述不同时空的文化要素需要科学合理的整合才能推动文化的发展。因此,文化整合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集成要素。

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学科整合,其本质就属于文化整合的范畴。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日益明显,从而带来不同学科和学科教育的整合。这种整合可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是同族关系学科的整合。即有“血缘”关系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等几个学科的整合。因为是同族关系,所以它们的整合既有必然性,也更具可行性,这种整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以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教育一体化的模式开始了。从国外到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教育逐渐取代了单纯的图书馆学教育。LIS 教育内容的整合,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是“情报检索语言”课

程的诞生。张琪玉创建的“情报检索语言”课程,整合了等级体系分类语言、分析—综合分类语言、标题词标引语言、单元词描述语言、叙词描述语言、关键词描述语言等各种类型的检索语言,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情报检索语言的教学内容体系,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与情报学教育通过知识整合实现本土创新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15]。

其次是图书馆学与同族关系之外的学科整合。21 世纪初,由国外 LIS 教育机构率先发起,继而传入国内的 iSchools 运动,其目的就是整合所有与“信息”相关的学科教育,以适应新型信息职业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科自身发展所呈现的交叉融合趋势。因而跨学科是 iSchools 最明显的特征,它不仅包括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而且跨越到哲学、数学、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信息论、控制论等。LIS 教育的跨学科特征,直接体现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整合力。

2.5 文化辐射力与图书馆学教育

文化辐射力是指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穿透和影响的能力。如果说文化吸引力是由于文化本身的魅力而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和兴趣的话,那么文化辐射力就是由于这种文化具有先进、优秀的特质而能够广泛地传播和深入地渗透。文化辐射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无形中有用地延伸、拓展、深化国家的文化形象,提升国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而,文化辐射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功能要素。

图书馆学教育也具有这样的文化辐射力,因为图书馆学教育是具有先进、优秀特质的文化。任何先进、优秀的文化,首先要符合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有利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图书馆堪称真善美的化身,被誉为“天堂的模样”,在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知识信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图书馆学教育承担着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使命。其

次,先进和优秀的文化,应该是富有生命力而不断绵延发展的文化。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在世界上已有近 150 年历史,在中国也有百余年历史。百年来,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他们中有一流的图书馆馆长、一流的大学教授,更有多人担任了一流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有的担任了省部级及以上的领导干部,有的担任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领导者。还有许多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活跃在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舞台上,他们或成为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或成为优秀的图书馆事业领导者,或在国际图书情报组织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如民国时期的裘开明,担任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 30 余年,编制的《汉和图书分类法》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当代学者曾蕾,担任 ILFA 标引与分类法委员会主席,成为知识组织领域享誉世界的专家。近 20 年来,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大学的信息管理学院(系),每年都招收数十名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留学生。所有这些,无不在彰显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

3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从文化凝聚力维度看

图书馆学教育凝聚力主要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之上。但目前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共同体”对图书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功能、作用、贡献等的价值认同出现了偏差。

这种偏差首先出现在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领导者中。部分领导对社会信息化浪潮中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功能、作用、发展前景存在认识误区,对图书馆学教育在招生、就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缺乏科学、理性的分析,加之近年来受 iSchools 运动“去图书馆化”倾向的影响,他们对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失去了信心。于是在专业设置上,图书馆学专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有些学校或学院甚至停办了图书馆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被边缘化,图书馆史、目录学、文献学等课程被取消,代之以用各种时髦名称包装的课程。在宣传导向上,淡化自身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贡献,刻意突出在非图书馆行业就业毕业生的成就,没有正确引导学生建立起对图书馆学专业的自信心和认同感。

这种偏差也出现在图书馆学教师队伍中。有些教师对中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现状视而不见,对图书馆专业知识缺乏系统性了解,因而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不是鼓励学生厚植专业情怀和图书馆精神,而是有意无意地唱衰图书馆学专业。此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学科融合背景下,部分学者在抢滩新兴领域和拓展学科边界的过程中,忽视图书馆学学科的独特性,导致进入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认知误区,甚至在一定范围引发学科内的认同危机^[16]。

这种偏差还出现在图书馆专业的学生中。部分学生受社会上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对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缺乏正确认知,对图书馆职业存在偏见。有些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图书馆学专业并非第一志愿,他们是被调剂专业后录取的,因此往往抱有抵触情绪,并不安心在图书馆学专业学习。这种现象对图书馆学教育无疑是有负面影响的。

正是因为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共同体”对价值认同存在偏差,使得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弱化。显然,缺乏文化凝聚力,图书馆学教育就缺少了精神支柱。

3.2 从文化吸引力维度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迅速,规模空前扩大,但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依然有限。首先表现为对学生的吸引力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图书馆学专业有明显的职业对应性,而社会对现代图书馆职业依然存在偏见,认为图书馆职业科技含量低,难以

实现人生价值,以及收入相对偏低等;二是图书馆学教育本身在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方面还没有快速跟上时代的发展,难以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因而对学生缺乏吸引力。表现之二是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学科之林中,图书馆学并非“显学”,与许多“大”学科相比,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难以有那么高的社会显示度,这自然也影响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吸引力。表现之三是图书馆学教育向社会输出的知识还很有限。近些年来国家实施的一些重大文化工程中,在回应和满足社会重大需求方面,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所贡献的知识和智慧还比较有限。所有这些,都是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吸引力不强的原因。

3.3 从文化创新力维度看

文化创新力是推动一个学科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图书馆学教育保持发展活力的决定性因素。如前所述,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始终是致力于创新的,也取得了不少创新性成果。但是,图书馆学教育是图书馆学整体的一部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近些年的进步虽然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原创性成果不多。多年来,图书馆学领域出现的新概念、新理论、新研究范式,几乎都是国外先提出来的,我们是“跟跑者”。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创新性实践是相当丰富的,但图书馆学理论界却没能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中总结和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中,有很多研究并不是从我国图书馆实践活动或图书馆事业面临的“真问题”出发,而是照搬国外文献中的研究“问题”,在中国进行验证性研究或拓展性研究。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类研究的价值,但它的原创性显然是不足的。

图书馆学研究的状况无疑会反映到图书馆学教育中。总说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是

仿效美国的,但当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先贤们还是在努力使外来的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在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式上体现出中国特色。然而最近 40 余年来,在“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中,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越来越迷失了自我。在教学内容中一味追求对国外流行的“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却忽略了引导学生对与中国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在教学规制方面,尽管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缺乏一套根据本国国情和图书情报学教育特点设计的教育评价标准,而是直接“对标”国外的标准,如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标准、英国图书信息专业协会(CILIP)认证标准,以及 iSchools 的认证标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创新力还较为薄弱。

3.4 从文化整合力维度看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当代学科发展的趋势,只有顺应这一趋势,学科才能避免被孤立,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国外一些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关闭的原因就是因为封闭,教职工不在其他系兼课,其他系的老师也不在图书馆学院上课,学生很少上其他系的课程^[17]。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曾有过这样封闭的时期。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这种情况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如课程的设置、课题研究等更多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师资队伍学科背景也逐渐多元化,使学科教育有了跨学科的特征。然而,这些整合还是浅层次的,如课程设置,主要是开设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并没有将多门学科的知识内容融入图书馆学课程内容之中。在跨学科整合中,特别是与信息管理学学科群之外的学科整合中,往往只是移植其他学科的一些术语、概念和理论,而对于这些概念、理论与图书馆学是否存在有机联系,能否合理解释或解决图书馆学中的问题,能否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支撑,则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整合力薄弱还体现

在将国外图书馆学教育理念、教育理论、教育经验等当作金科玉律,盲目套用,而没有根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实际将其融入图书馆学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之中,真正形成中西合璧的图书馆学教育内容体系。

3.5 从文化辐射力维度看

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实际上就是对外的传播力、影响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绵延百年,历史悠久,价值取向高尚,理当有较强的辐射力,然而现实情况是它的辐射能力在国内外都不令人满意。在国际层面,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虽然在QS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的排名逐年提升,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排名从2019年的全球第47位跃居到2022年的第17位,但这只是个例。从全国来看,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在高等教育学科排名中整体靠后。从招收国外留学生的情况来看,图书馆学教育招收的留学生数量还不多,而且主要来自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极少。虽然国内已有图书馆学学者在图书情报、信息管理科学领域的国际组织任职,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担任编委,但数量很少,例如中国在国际图联各级组织任职的人数比率不到3%^[18],能在国际舞台上唱主角的世界级著名学者还很少。中国图书馆学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少,但能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向世界传播的成果却不多。这些都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地位还不相称,也显示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还有待提升。

4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4.1 强化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

共同的价值观是文化凝聚力的基础。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来自图书馆学教育“文

化共同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它同样应该融入图书馆学教育之中。

(1) 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强国富民为理想抱负

国强民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也应该成为图书馆学教育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在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创时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等为代表的图书馆学人,满怀教育救国的信念,以图书馆学教育为阵地,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为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学教育也经历过曲折的发展阶段,但始终不忘为国育才的初心,目的也是为了国家富强。今日的图书馆学教育,更应该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为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而奋斗,这应该是当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凝聚力之源。

(2) 图书馆学教育要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为使命担当

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它要求在全社会形成适应时代所需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及行为规范等,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19]。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肯定了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作为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的基地,同样承担着传承人类文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历史重任。因此,应该在图书馆学教育中更加广泛地传承传播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谱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3) 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追求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教育是帮助受教育者认识自己的个性,在自身原有水平的基础上,张扬积极因素、抑制消极成分,在顺应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素质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进而形成自我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20]。

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追求,要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图书馆学教育有注重实用的传统,这是优势,但图书馆学教育不能将自身变为纯工具化、功利化的教育,不能引导学生将掌握纯操作性、纯技术层面的知识作为学习目标。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强调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理性,重视人文精神的教育、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多向度的人”,才是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

(4) 图书馆学教育要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道德层面的基本规范之一。图书馆学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要致力于培养学生敬业奉献的图书馆职业精神。沈祖荣曾将图书馆职业精神概括为“有极热烈之情感,伟大的服务社会之精神”^[21]。当今社会,人们的职业选择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强调图书馆职业精神,重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的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培养,要从图书馆学教育抓起。

4.2 提高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

提高图书馆学教育文化吸引力的关键因素,是要以图书馆学教育教书育人的成绩,向社会展示优质的教育文化,形成独特的魅力。

(1) 以规模效应提升专业的文化吸引力

图书馆学教育的使命是为图书馆事业和其他信息职业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78年前,由于图书馆学教育规模

太小,北大和武大两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每年招生不足百人,社会影响较小,专业很难有吸引力。1978年以后,图书馆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各类型各层次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分布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图书情报机构和其他行业的不同岗位上,将图书馆事业发扬光大,成为国家文化事业中颇为耀眼的一部分,图书馆学教育也因此受到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和图书馆学教育的“规模效应”是分不开的。

与国家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和社会对信息管理的巨大需求相比,与世界发达国家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模相比,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规模仍需扩大。但近年来,由于许多高校在本科招生录取或大学一年级后学生选择专业时不再“调剂”,而是按学生志愿分配专业,导致图书馆学专业生源不足,有些学校进入图书馆学本科的学生竟降到了个位数,这种状况令人忧虑。本科教育仍然是图书馆学专业的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应该全力扭转这一趋势。针对“图书馆转型风险”的调查显示,“人力资源风险”是颇受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源数量不足”被视为“人力资源风险”的核心构成^[22]。目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力,但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扩大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对于加强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图书馆学教育提升文化吸引力的基本条件。

(2) 以提升教育质量增强专业的文化吸引力

与扩大图书馆学教育规模相比,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质量更为关键。只有优质的教育才会产生文化吸引力。提升图书馆学教育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活动主体等构成要素。本文前述的增强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凝聚力、学科知识的创新力、学科整合力,都是提升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必由之

路。2019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委员会提出“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行动倡议”,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23]:面向新环境优化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模式,面向新业态环境更新图书馆学教学内容,面向新职业环境调整图书馆学课程体系,面向新学科环境促进图书馆学跨学科发展,面向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高图书馆学服务社会的能力,聚集与共享教学资源实现图书馆学人才的协同培养,提升图书馆学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些应该成为新时代提升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努力方向。

(3) 推动图书馆学知识创新成果的社会应用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提出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一系列重大工程,其中与图书馆事业相关的部署包括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推动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加强古籍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等等。图书馆学教育应该积极参与,将图书馆学知识创新的成果应用于这些工程之中。图书馆学教育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为国家宏观决策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应对提供决策和智力支持。如对新冠疫情这样席卷全球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和知识优势,对诸如公共卫生情报系统建设、公共卫生情报国际化合作、健康危机情境下的信息甄别方法、健康信息(资源)可信度测度、面向公众健康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系统等问题开展研究,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通过这些研究,图书馆学对社会的贡献将大大彰显,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吸引力也会大幅提升。

(4) 加强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宣传

虽然图书馆的功能和作用在当今社会已日益凸显,但图书馆学的社会认知度依然不高。而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虽

然近几十年来有显著提升,但毕竟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显学”。因此,要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吸引力,除了在上述几个方面努力外,还需要加强宣传,通过各种媒介、途径向社会广泛宣传图书馆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塑造图书馆学学科和学人的良好形象。特别要善于利用主流媒体对相关文化事件的报道、传播,吸引社会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关注。同时,还要向社会普及关于图书馆学学科和图书馆学教育的知识,帮助社会公众提高对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招生培养、就业发展等问题的认知。

4.3 提升图书馆学教育中学科知识的创新能力

图书馆学教育创新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核心是学科知识创新,因为学科建设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和源泉。只有在学科建设中不断提升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图书馆学教育才能有长流不息的源头活水,从而永富生机与活力,也才能保持它的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图书馆学学科知识创新要重点把握以下基本问题。

(1) 知识的原创性问题

知识的原创性一直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短板。原创性往往与“问题”联系在一起。问题既是创新的逻辑起点,又是创新永不衰竭的动力之源。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具有原创性的图书馆学成果,无不是针对“问题”而展开的研究。这些问题是各国图书馆事业或图书馆实践活动中存在的“真问题”,而不是从概念、文献中推演出来的“虚”问题,更不是闭门造车、冥思苦想出来的“假”问题。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应根植于中国土壤,面向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开展深入扎实的研究,取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图书馆学教育同样要树立问题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用图书馆学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去阐释、分析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实践活动中的问题,或者针对现实中的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去思考,或提出解

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2) 研究方法问题

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知识的创新与研究方法关系密切。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采用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如理性思辨法、历史研究法、分析综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仍有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不断出现,科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现实中很多复杂的问题,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很难解决,或很难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图书馆学的知识创新需要不断吸收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时,图书馆学教育也应该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和训练,将研究方法类课程归为必修课,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素养与技能。

(3) 话语体系创新问题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图书馆学学科知识创新,需要通过话语体系的创新表达出来。话语体系创新,就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学科领域内不断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新的理论命题和新的理论判断,争取话语权,进而提升学科的影响力和学科地位。话语体系创新体现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评价标准体系,不能总是沿用欧美国家的图书馆学教育认证标准来衡量甚至“规范”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活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抓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和落实落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评价体系”^[24]。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能为国际同行提供借鉴的图书情报学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应该是图书馆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任务。

(4) 创新与守正的关系问题

创新是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动力之源,但创新绝不是全盘否定和抛弃自身的传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经百年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提炼出了得到学界认同的核心概念、

范畴和命题,总结出了许多符合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宝贵财富。因此,图书馆学教育在改革创新中必须“守正”。图书馆学教育的守正就是要坚守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内容,保持学科的独立性,避免学科结构被冲击、学科知识被稀释,防止在创新中动摇学科根基,抵御被其他学科吞噬的风险^[25]。因此可以说守正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之本。创新与守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两轮协同发力,才能驱动图书馆学教育稳健前行。

4.4 增强图书馆学教育的学科整合力

在科学发展越来越走向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中,图书馆学教育的学科整合力就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与发展能力。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新文科建设被正式纳入这一计划,成为新时代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的重要战略。新文科强调学科发展要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26]。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积极融入新文科建设,实现在新时代的蜕变。图书馆学教育要增强学科整合力,需要从两个层次上参与学科整合。

(1) 在信息管理学科群层次上的融合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博物馆学等被认为是具有“同族关系”的学科,因为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有着同源关系,且都以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为目标。“随着馆藏的内容以及用于管理这些馆藏的元数据逐渐以电子形式出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信息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27],而与这些机构相呼应的学科,其原理、技术、方法、政策的趋同性也远超过它们之间的区别,因而被认为是“信息管理学科群”。这个学科群的交叉融合既有学理基础,更是发展的趋势。

信息管理学科群内部的学科整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①学科建制的整合。将与信息管理密切关联的学科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学科

整体,建立信息管理学院,目前我国已建立包含有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的信息管理学院八所。②师资队伍整合。招聘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学者加入教师队伍,为学院开设相关跨学科的课程,以及针对信息领域的问题开展跨学科交流创造条件。③按信息管理学大类招生,大一或前三个学期不分专业,设置若干跨图情档学科的平台课程,如信息管理学基础、信息组织、信息检索、计算机基础、管理学基础等。④科学研究领域的整合。以信息、技术和人为中心,在信息管理领域整合不同的二级学科,促进其深度交融。如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数字图书馆、档案与记录”主要关注数字信息的利用与管理,研究数字环境中与记录有关的人、过程和系统,确保对治理、安全与风险、真实性、行为、过程与系统、保存、获取与检索的更好理解,这一领域需要的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领域知识的集合^[28]。

(2) 与信息管理学学科群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整合

在泛在信息环境中,不同学科对本领域的信息搜集、组织、加工、检索、利用都会有特殊要求。而图书馆学研究和教学面对图书馆事业和社会信息领域许多重大和复杂的问题,也必须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知识,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新媒体等领域中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才能解决。图书馆学需要与这些学科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学科整合。

与信息管理学学科群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整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①设立跨学科专业。信息管理学院通过设立跨学科专业,已成为学科整合的重要方式。跨学科专业类型多样,覆盖学科领域广泛,如商业信息管理、健康信息学、生物信息学、数字人文等。这些跨学科专业具有很强的学科整合特征,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设立的硕士专业“生物信息学”,课程内容覆盖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生物学、生物医学、环境生态学、计算机科学和基础生物信息学等^[29];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设立数字文化专业,教学内容涉及图书馆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历史学、文化学,以及文学、艺术学等。②教学内容的整合。对教学内容进行新的规划与设计,围绕图书馆和其他信息职业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整合多学科知识,在教学活动中传授给学生从事信息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内容。如将信息哲学、科学哲学、文化理论等融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程,将管理学原理和方法融入图书馆管理课程,运用长尾理论分析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政策,将古籍整理与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相融合产生的古籍数字化课程,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学教育增强学科整合力,应该采用积极主动的姿态,而不是被动整合。要通过整合将其他学科的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促进学科教育的发展,而不是在整合后失去已有的核心知识领域和学科的话语权。

4.5 扩大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

扩大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要求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利用各种对外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如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出国交流访问或接待来访、与国外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在国外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在图书馆界国际组织任职等,向世界宣传、推介中国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讲好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故事”。

(1) 讲好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故事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图书馆”的称谓,但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开始就有文献收藏机构,此后逐渐发展形成了官府、私人、书院和寺观四大藏书体系,其基本的职责与功能与后世的“图书馆”无异。中国古代也没有“图书馆学”这个概念,但历代先贤在文献整理、图书管理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的校雠学、目录学、文献学理论和方法,思想深邃,自成体系。《周礼》中的“辟藏说”,最早论及了图书的“藏”与“用”问题;汉代刘向、刘歆不仅编制了我国综合性提要目录与

综合性分类目录,而且阐述了最早的图书分类思想,后来起源于魏晋、定型于唐代的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沿用一千余年;南宋程俱撰写的《麟台故事》深刻论述图书馆的建制、业务与管理;南宋郑樵提出了关于藏书采访、图书分类和目录学的诸多论述;明清藏书家总结了藏书管理理论与方法;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等等,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瑰宝。及至近代,沈祖荣、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等在图书馆的性质、功用、宗旨、与社会的关系,图书馆制度、管理、服务,以及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图书馆学的科学化等方面,都有早于或不同于国外学者的、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独特见解。但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只见国内图书馆学界引进国外的图书馆学,国外图书馆学著作中很少提及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因此,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将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向世界传播。

(2) 讲好当代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发展的故事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中,文化建设受到空前重视,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扎实推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向乡村和边远地区延伸,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有了制度性保障。中国用实践回答了“如何在图书馆事业相对滞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或地区,以一种系统化的思路迅速推进现代

图书馆事业”的问题,对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建设图书馆及相关事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30]。中国图书馆学界应该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和生成有分量的理论成果,并采用国际认同的话语模式向世界传播,图书馆学教育界应该在这种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

(3) 讲好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的故事

百余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随着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波澜起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20 至 1949 年,图书馆学教育以文华图专为主,在效仿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同时也在探索中西结合的图书馆学教育模式,虽规模不大,但为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特别是 1937 至 1945 年间,图书馆学教育界在极为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坚持办学,铸就了中国图书馆学人的气概和精神。1949 至 1978 年间,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书馆学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发展过程也经历了很多曲折,留下了经验和教训。1978 年以后,图书馆学教育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远非昔日可比,顺应时代发展的多层次办学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图书馆学教学模式和内容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但面对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传统图书馆学教育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图书馆学教育正处在转型之中。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在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中,历程曲折,内容丰富,文化内涵厚重,它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图书馆学教育史不可或缺的篇章。中国图书馆学界有责任向世界讲好图书馆学教育的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辐射力。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编号:17ZDA29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EB/OL]. (2019-09-09)[2022-09-01].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9/content_5428594.htm. (XI Jinping wrote back to the veteran exper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 China[EB/OL]. (2019-09-09)[2022-09-01].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9/content_5428594.htm.)
- [2] NYE J S. Soft power[J]. Foreign Policy, 1990(3):153-171.
- [3] NYE J S.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preface.
- [4] 沈壮海. 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中国境遇与中国道路[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11): 120-127, 138, 160. (SHEN Z H. The Chinese discourse, reality and path of the cultural soft power[J]. Studies on Marxism, 2009(11): 120-127, 138, 160.)
- [5] 骆郁廷. 文化软实力: 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 20-24. (LUO Y T. Cultural soft power; discourse innovation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3(1): 20-24.)
- [6] 童世骏. 文化软实力[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18. (TONG S J. Cultural soft power[M].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8: 18.)
- [7] 沈壮海. 软文化 软实力: 为什么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7-13. (SHEN Z H. The real power of soft culture; why should we improv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7-13.)
- [8] 肖永明, 张天杰.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12-17. (XIAO Y M, ZHANG T J. The 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0(1): 12-17.)
- [9] 贾磊磊.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EB/OL]. (2007-12-02)[2022-09-01]. https://www.gmw.cn/01gmrb/2007-12/07/content_706888.htm. (JIA L L. Main composi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EB/OL]. (2007-12-02)[2022-09-01]. https://www.gmw.cn/01gmrb/2007-12/07/content_706888.htm.)
- [10] 孙波. 文化软实力及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J]. 科学社会主义, 2008(2): 41-44. (SUN B.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truction[J]. Scientific Socialism, 2008(2): 41-44.)
- [11] 贾旭东. 中国文化软实力: 共赢、贡献与和谐[N].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8-05-08(005). (JIA X D.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win-win, contribution and harmony[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08-05-08(005).)
- [12] 洪晓楠.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08-117. (HONG X 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improv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108-117.)
- [13] 高占祥. 文化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23. (GAO Z X. Cultural power[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423.)
- [14] 胡文琼. 文华情结[J]. 图书情报知识, 2009(3): 128-129. (HU W Q. Wenhua complex[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9(3): 128-129.)
- [15] 肖希明, 沈玲.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3): 4-22. (XIAO X M, SHEN L.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3): 4-22.)
- [16] 程焕文. 关于第五代图书馆人的思考[J]. 图书馆杂志, 2019(2): 4-7. (CHENG H W. Some thoughts on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library professionals in China[J]. Library Journal, 2019(2): 4-7.)
- [17] 范并思, 邱五芳, 潘卫, 等.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菲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101-104. (FAN B S, QIU W F, PAN W, et al. Western and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urvey and theoretical outlin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lphi method[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6: 101-104.)
- [18] 程焕文, 刘佳亲.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5): 33-41. (CHENG H W, LIU J Q.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Library

- Science in China, 2019(5):33-41.)
- [1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2020-11-03)[2022-09-01]. <https://www.12371.cn/2020/11/03/ARTI1604398127413120.shtm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r formula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term goals for 2035 [EB/OL]. (2020-11-03)[2022-09-01]. <https://www.12371.cn/2020/11/03/ARTI1604398127413120.shtml>.)
- [20] 王冠. 文化整合与教育创新——西安外事学院的办学实践与大学精神[J]. 高等教育研究, 2003(3):107-109. (WANG G.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school running practice and university spirit of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3(3):107-109.)
- [21] 沈祖荣. 我对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J].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29(1):3-6. (SHEN Z R. Several hopes for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29(1):3-6.)
- [22] 陈传夫, 陈一, 司莉, 等. 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学位授权“四个十年”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1):17-28. (CHEN C F, CHEN Y, SI L, et al. For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1):17-28.)
- [23] 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委员会. 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行动倡议书[J]. 图书情报知识, 2019(5):32. (Education Committee of China Library Society. Proposal for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movement in a new era[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9(5):32.)
- [24]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0-09-22)[2022-09-01].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00.htm. (XI Jinping presided over expert representative symposium of education, culture, health and sports, delivering an important speech[EB/OL]. (2020-09-22)[2022-09-01].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00.htm.)
- [25] 孙红蕾, 王锰, 郑建明. 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守正与创新——基于“新时代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语料的扎根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21(4):92-103. (SUN H L, WANG M, ZHENG J M.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21(4):92-103.)
- [26] 王铭玉, 张涛. 高校“新文科”建设:概念与行动[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3-21(004). (WANG M Y, ZHANG T.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cept and action[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2019-03-21(004).)
- [27] 克里斯廷·L·博格曼. 从古腾堡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M]. 肖永英,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255-257. (BORGMAN C L. From Gutenberg to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M]. XIAO Y Y, trans. Beijing: CITIC Press, 2003:255-257.)
- [28] Digital libraries, archives and records[EB/OL]. [2022-09-01]. <https://www.northumbria.ac.uk/research/research-areas/library-and-information-management/digital-libraries-archives-and-records/>.
- [29] Master of science in bioinformatics[EB/OL]. [2022-09-01]. <http://www.lis.illinois.edu/academics/degrees/ms-bioinformatics>.
- [30] 肖鹏.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方案: 走向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6):12-23. (XIAO P.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to Chinese approach: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iod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6):12-23.)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石庆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 2022-09-04)